

道園學古錄

和16
1251
16



和16
125
16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歸田稟四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
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
吳公又為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
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
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子豈有易
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
不得一接於顏色已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已為言



哉大抵吳公之意曰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曰干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曰趨勢利其卒章也必曰言忠信行篤敬而勸之至曰古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既修矣吳公之所曰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曰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曰盡乎己今者將曰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

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岢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曰當其鋒哉自是曰來曰功業自許者足曰經理於當世曰詞章自許者足曰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曰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曰發矚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曰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曰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峇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竝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執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習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曰功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議論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尙書曰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曰佐君相不次遷擢曰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曰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

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峇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瓊輯其遺文相示曰爲益初在朝峇集曾爲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曰來徵文曰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嘗與其弟弼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猶不止□□□□宋之旣亡文尙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逸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曰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校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遊京師聲譽日起於諸

公閒送登顯仕當至大嘗封拜滂沛故代言之作稟獨
多考功職專故畫一之公贖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
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嗚乎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
年今聖子神孫繼二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
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
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嘗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泐於
見聞矣近嘗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
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已見當嘗之事九重清暇之
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會樽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豐幼度之文也侯撫州

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終參知
政事眞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二歿眞公志其墓石納窆
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已廕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
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眞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
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
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
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
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梓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
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嘗地屬廬陵
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嘗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
而子孫果蕃已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皆自著其族譜敘曰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編遺集而有見之其氣剛而諛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已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尙有已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邵曰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曰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曰松溪集來爲授梓而傳之昶爲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嘗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曰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聲洎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

方紹興四年曰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
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曰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
歷吏部戶部樞察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
兼中書省檢正與岢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
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
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
後所存者往二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
劄子論言之要曰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
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曰祖宗之德意感激士
大夫去弊政之所曰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
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猷斯

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曰爲公
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昔瀘溪王
民瞻送之曰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
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稱公與檜有舊檜
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
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遂家居終身君子之
禍亦危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曰
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
而區二曰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
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
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

庶幾君子之道焉是已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
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宋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
之言曰立志已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
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已世祖皇帝之
遺意設進士科已取士某嘗聞之豈宰之言曰或謂進
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宗曰千百人
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
之見豈不剛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
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沈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

千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讐授梓而藏之故家
舊人之間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
旣不已集之不肖早嘗望公于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
於神道此編之戒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
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正而剛介所至爲治不
事苛文有法外意是已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
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
省察疲氓于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
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已期于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已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
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彙序

梅亭續類彙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曰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彙三十卷其家既鉅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彙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豈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子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倦二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于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彙者

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嘗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昔公所得圖書輒曰八印識之近嘗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曰快其

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於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
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曰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公與焉蓋當豈繆史有
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
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
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昔勝敗大槩而不及爲
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
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豈帥多
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
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邪緬懷故
鄉是已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

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
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
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一畝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
前七舉進士者子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子校
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豈所奏也今年臨川之
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
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固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
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豈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
百年而有子孫竝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
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豈曰爲知人
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

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曰州里耳目之
近曰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二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
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
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
賦詩曰餞之并寄諸君子云一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
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
二首云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剛不世才化鶴能來
塵路絕芒二驕莠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修摹進遺書
幾駟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圃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畱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咏

詩讀書尙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
枉教曰飲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
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
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
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二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
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
先生遊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
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曰傳於世夫山之形重
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曰廣衍平大爲勝水
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曰平川漫
澤紆餘清洽曰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

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已能極其變焉敬仲
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
李陽冰善篆書自已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
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
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
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朗月之際亦足已慰吾之寂寞
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日邵窩虞集
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
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已爲樂恬憺

之極賦詩已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
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已名集曰翁之世大
父安撫公釣遊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
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
月十五日虞集序

送吳尙志序

今年剛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
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
嘉其一人曰吳君尙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
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
相屬於二君已望其決策於大廷矣剛日德嘉告予曰

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曰曰困何曰
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
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
之而爲祿仕焉黜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
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眾人之所疑君子之所
歎朝廷之缺望而科目之所曰有間也乎方今聖廟在
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曰詩進吳君
曰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
十七篇有司不曰爲問所曰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
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
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

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
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曰復
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尙可
曰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
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曰亦曰禮而已矣
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皆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
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曰爲學乎
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曰其學而修之者即可
曰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曰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
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曰命弟子學詩
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來之於尙志乎子之鄉有

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曰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曰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聞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曰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

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闕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曰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二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二棫樸薪之樵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二白露爲霜蓋言其皆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尙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眞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

後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
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曰
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熨曰鑽灼其肌膚酷毒曰攻害其
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曰求
其厲己者而甘心焉誠曰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
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
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曰剗削而加諸
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曰跳梁擊刺曰爲
功也固將曰禁姦慝止暴亂曰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

是曰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
一戰而亡君者誠曰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
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
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
眾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
作者其河間劉守真乎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
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曰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
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
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曰近世論之士之生
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疏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

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溼沮易曰中襲故其人多畏
忌而慎攻伐是曰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侶之
間依稀曰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
曰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誤於前失者又須
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
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
大滿之疾常二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眇脈察
證眞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
而其皆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曰固根本爲
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曰救當皆一偏之弊矣我國
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

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
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曰自
夸不足曰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
疏利之劑抵掌扼腕曰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
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
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
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
有餘或千人之眾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
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曰
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足曰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曰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人之疾蓋用大黃朴硝數斤煮曰火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有未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心其自修若不足而懼無已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仙真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真之事嘗去鄉里適

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曰畱之其徒苦挽之曰還其鄉乃曰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攬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曰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曰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

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曰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
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曰互見亦著書
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曰盡其藝爲醫者尙有傲於斯
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
司皆爲之設幕府曰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
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
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
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
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
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皆有不
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豈也興念於前者既有曰
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曰贊其畫而到官於後
者又有曰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曰豈
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
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曰知天下之
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曰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
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
遊詠於寬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
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
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
而後官是曰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
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昔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
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
雷澤趙師舜毫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曰居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
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峇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曰
推見其所曰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曰示則於四方

曰爲儀於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
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曰民人社稷分寄於遠近大小之吏
受其仕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之生其
庶矣乎白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曰數舉也先事
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
失相先曰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
不成之功是曰貴乎得君子曰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
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蘊旱監郡倅貳參佐皆曰
爲己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十五里自昔吏民之所同

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曰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於是經歷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曰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蔀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敷已感雲滂興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祝而還雷隱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浦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酬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於俄頃之間浦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其未始多見

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陝右來官臨川剛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句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予幼嗜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醫師之良則不足曰知其法意而行之劉河閒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

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遊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稔間曾不一人蓋亦難乎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曰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矣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剛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剛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剛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剛視之曰此熱症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曰常用之藥伯剛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

昇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巖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剛講剛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剛遊益謙虛心而不恃伯剛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曰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曰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
秦初曰爲隣陶淵明二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
作略不道人世閒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
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
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
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
靜最爲近之然學有曰致其道思有曰達其才庶幾古
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
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攄思殊有飄凌雲之風焉
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
曰能如秋蟬飲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閒哉夫君子之爲

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
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
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
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
非徒清之謂也予旣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
詞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
北常數千人旣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
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嘗
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闢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曰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曰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曰此書爲入道之階曰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徹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曰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略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爲

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閒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曰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書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曰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茲又將遊行於四方曰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集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曰中舜亦曰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

方一無有異者是曰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曰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綸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曰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剛潔前無古人當宋盛豈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曰當其心者公之心曰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曰一豈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剛精潔者智足曰知之則潛融默化曰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曰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爲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呂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
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
明聖道呂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
不無閒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
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
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呂次召對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
里呂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

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呂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
方之詩皆在而表呂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豈而特舉
春秋呂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
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呂命名
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
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呂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
方之士得呂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
不得聞於當世者多矣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呂
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
畱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閒而縉紳博雅
殊曰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曰爲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
鬱一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圃之盛遂顯於峇而
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曰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曰待觀物而知者
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八

歸田臺五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
台始至郡嘗守曰下官多闕侯迺曰民事爲己任先事
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
己且備且祈得不爲災歲豐峇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
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
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
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

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
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雱與郡士之有餘力
者各曰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曰某年某月
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
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
十五年郡守錢公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
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
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
吳公歿侯是曰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
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曰堯舜其
君民而又得君曰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

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
旣足曰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曰盡破
其偏私之蔽而世俗耳目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
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
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
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
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
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
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
行曰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曰廉懦者可
曰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曰爲學者

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曰遺
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二我思澹二荒陂晨
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
零露在彼靈谷尋窮於原亦企於石父母之邦庶幾來
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
實命白天哀二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豈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
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曰無不可行之豈也昔
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曰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

有祿曰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
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
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曰徧及其族人君
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曰有置義田曰待後人
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
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原夫尸而
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
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
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
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
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昔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

而君子猶謂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昔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曰行其道者眾人固不識也是曰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曰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曰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正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踰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卽其所遺田而祠

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善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曰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碣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崇仁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曰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昔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勒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薦飢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昔其復矣曰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皆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曰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曰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嗣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

俸曰爲之先豫王二相府蓋昌帥府卻鄰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備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曰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廚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廡冬御史蔡嗣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曰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廩曰爲學校之政旣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曰其事來徵予爲文曰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

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
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
本關陝道學之自曰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
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
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
德之懿而詠歎乎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
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
天地神闢之著致察乎昔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
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
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曰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
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者漢唐

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
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
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
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頌之銘推極乎
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曰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
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
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
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
厚本抑末曰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
曰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

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曰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卽有常業可曰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豈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曰來亦未有盛於此豈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劄於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曰延致之曰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曰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曰

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曰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曰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眾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曰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豈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曰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

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象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於湖廣行省行省言於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於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曰樂善向道分題之於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曰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

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尙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曰易敝漏美丹漆曰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壁曰贅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曰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於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藏於雲章之閣曰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

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曰迄於成卜曰
之吉率僚佐人士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
孫於州庭置酒食曰禮之爲書曰識之曰鄉里有煩役
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
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
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
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
曰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曰下九君子者則我
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
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曰爲入道

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曰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
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闢夫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
至於今日爲學之道旣闢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
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
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泳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
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尙輕黷者無
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闢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
行而學者不能曰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
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
無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曰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
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
漢荆楚至於交廣安定之澤民至於今賴之平章曰世
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
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修學之舉可曰得為治
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曰
畱二侯者而揚於王庭有日矣尙有曰振起其州之士
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曰為勸
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曰渝水得名轉渝為喻不知所自起漢

曰來已為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
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曰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
出焉故宋在汴昔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
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
名於一嘗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
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
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
為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尙書謝公諤為
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為
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曰部使者
眞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

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曰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已更新廟學爲己任既成釋菜曰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溉灌覈租入之蔽虧曰續廩食蓄書籍曰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燾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鏐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述來求記之於是盡

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曰名法從爲鄉先生所曰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者尚德今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所知所曰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曰爲己非曰爲人也然而修諸己則可曰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乃謝公爲此學記豈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者亭精舍曰處之蓋是豈朱子所定五經四書皆有

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
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
各有曰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
偽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曰
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
亦或微矣昔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畫曰朱
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
躬踐曰爲教又推致乎聖賢經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
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
皆曰進士取人猶曰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
其與天地爲公而不可易也喻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

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
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修學之意凡予之所陳
者皆所曰自靖於尚德修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
將家曰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曰廉敏才略爲廉
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
卽辨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
僞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曰出入不可極兩
司憂之不曰廣州錄事爲卑官強曰誘侯不數日領官
兵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曰數蟹艇入其巢擒首
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之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
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

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曰清文介節稱於峇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九曰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曰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曰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曰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峇書諾簡書

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曰梗枅豫章之美完曰朽壤塗墍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相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隱欺是曰敏於就事曰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曰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

而將壞則可自新曰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
事方始而尙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
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嗚
呼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
則無曰行其典禮今旣完矣美矣遊息於斯者亦有所
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邊之岿至著剛
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
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
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
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
亦善取諸物曰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

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曰曠其宅出入
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曰高剛爲高虛而不知夫
實究其本原曰簡易爲簡使而不事文理之察則吾有
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尙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曰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
割太平之鄉曰置旌德焉麻唐五季宋曰至於今遂爲
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
年丙子邑之官廡民居盡燬於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
庚寅邑又盡燬於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表來
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薦經兵火而禮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嘗之久物有圯毀吾安得無曰作新之
曰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
克成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
屋作兩廡及四齋舍曰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
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
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粹衷嘗曰書來告曰
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
價曰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
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鬯困瘠息則生養有
漸矣於斯皆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
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曰無記

嗟夫人之所曰爲人曰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戮此則亂其在人也
隨所處而盡分則可曰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
失其所曰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
故長民者有教之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
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曰示之正
其誼曰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
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曰勝媮薄興教
讓曰鎮頑鄙達和順曰弭爭鬪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
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
言道古昔之事曰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

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曰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曰奪之則夫因峇制之所得爲曰盡心於其所當爲不曰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嗚呼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表名姓天庥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

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期月之間遂曰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爲而力可爲者曰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曰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曰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曰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修禮殿作殿之門若廡曰成廟制作講堂七間曰爲師弟子執經問難修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宮居室諸生齋舍曰藏曰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

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
曰開敞引水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泳之興焉畢
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
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
簿彭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
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二萬緡曰相其成者劉成德
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
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曰予
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曰
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
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

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
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
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曰科舉取士曠
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
名於朝不絕蓋其時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
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曰
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曰爲不及也且其山高
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曰自壯足曰有
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
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皆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
春秋禮之經乎其所論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曰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剛斯經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經傳之言者舍銜鬻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曰見諸鄉黨鄰里者不曰苟逃吏議爲僥倖不曰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之進

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眾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昔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懇二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曰優其生養使得曰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蜀郡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曰奉職厲志曰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

某曰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曰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駟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駟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有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曰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撒會食堂曰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皆地卑材劣不足曰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曰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人士曰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眾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

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古水李辰良董之丞曰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曰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擴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宏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曰爲記分宜本分宜春曰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曰忠孝足曰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

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曰唐虞三代
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曰原
乎道統之傳而示之曰修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
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
知所曰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
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
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
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
雖然丞之思有曰教其人士思有曰進其學皆古之道
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曰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
子之廟肖夫子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

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
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
之謂學也乎是曰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黜倫豈惟
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曰爲人物得之曰爲物
而生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曰爲
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曰義也惟其有是禮
也故能行斯五者有曰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
斯五者而有曰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
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曰求至其至者也推之曰

教夫凡民使皆有曰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
聖人遠矣而皆可曰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性無不
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曰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
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
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
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曰宣公之記
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曰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
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
後可曰有剛惟力其行而後可曰有至此示之曰學之
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
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

莫適主統所曰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
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曰求
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所曰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
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
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曰澤民者吾將
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
矣故書曰告來者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九

歸田臺六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闢民生其
 閒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
 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
 韓文公曰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
 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曰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
 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曰教其人其君
 子有曰成其德其庶幾有曰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

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自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岿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言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自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人無敢逋遺者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自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自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端居簡靖民自寧

一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閒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其材於故家取良甍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自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自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自皆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閒自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已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自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

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
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曰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
曰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
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
有恆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
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
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
不親不遜之憂盛哉魏二乎成功盛德之大洋二乎文
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
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恆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
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
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
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曰有
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曰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曰行乎治化是
曰儒先君子曰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
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曰知尊其所
恆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曰爲
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曰爲勝而謬於其所
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
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
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峇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加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峇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曰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公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

和民曰無事仲毅得曰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曰供祭祀廩稍之用是曰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卽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沈布水底峙柱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下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峇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尙有堅完者曰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堤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曰遠風雨奉宣公之象於閣於曰爲祠又作東西廡曰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曰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曰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

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屬予
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
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
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曰發不傳之祕兩程
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
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
胡氏者生同岢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
張子曰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
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
黜動之端曰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
講明問辨之功從容曰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

嚴曰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
曰之事上涖民曰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
大義皆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曰爲武侯王佐之才而
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曰明其父
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
閒暇而過之所曰端其爲政之本原曰見諸行事其民
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岢其殘墨餘論之猶存
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
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

諸已知其所不及目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曰興復書院始未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

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厯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自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孔林廟管句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夔嘗爲尙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

尼山書院曰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芟舍山中罄竭私
囊繼曰假貸其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
賜告曰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曰其人至除荆棘撤
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
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盛夏楊
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趨茲山留璠舍一日願
膽徘徊曰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
出俸曰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
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
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
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

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
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
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曰爲夫子之在川上蓋
在此云繼曰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曰次成置弟
子員曰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曰明年
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
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曰克有成聖明在上文
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
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曰立三極位天地育
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
宗雨露風霆往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

哉運會有旨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曰
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
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剛享勒之
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巖張君某
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
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
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
曰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曰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
曰樓曰藏聖賢之書有堂曰尊師而講學有四齋曰居

其學者有庖廩器具曰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
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巖君歿子孫
出仕京師弗遑於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
氏則千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旣長而有立稟
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曰延
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
吾意也岳孫乃曰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
易朽曰堅飾黯曰華割腴田曰具食其舅氏又資之曰
樵蘇之出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
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曰記之夫南山張氏之
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

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
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
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長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
得山水之秀故可託曰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
買田曰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皆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
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曰登高眺
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有未過
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
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昔尚者竊緒餘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
矣然而曰此誨民豈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
慤者可不謂之厚也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
脊而號焉曰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曰復之往
矣遠矣而弗可曰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曰血氣
之感焉皆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
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
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
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
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怙
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

也吳公之爲本也所曰自致於其親而又足曰矯其流
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
而少之也

滕州新修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曰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曰爲
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
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曰東魯爲宗國巖
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
之所潤神黜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
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
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

山自唐末五代峇郡嘗爲廟曰祀岳神久之廟廢宋大
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
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
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后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
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曰推見當
峇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
息未定思徼惠於神曰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鱗奉
行詔書率其人曰興廢乃曰市民董琬爲能而任之經
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
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
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峇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

而末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壁加圯
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
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歎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
可使神無所依也乃曰詔書所曰責官長者自任輟己
俸曰先之同官景從吏民嚮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
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曰督其成修大殿及門甃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曰垣高曰初計門樹屏復增廣
袤工足於傭役不病民侯親爲餉曰勸相人用加勉始
於天厯己巳之春成於剛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温
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
昭來京師求文曰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

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蜀郡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曰祠先聖先師而
學所曰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
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
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曰示諷勸此南康都
昌之修學所曰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
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曰行
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
南康之爲郡也最爾湖山之閒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

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
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綺曹興宗四君子者
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邑及其鄉
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
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於友信邑爲其曾
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邑爲一官五
年懼無邑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
來求文邑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
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邑來無大改作禮殿
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眾力是邑不能堅久
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

爲垣邑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
耳及釗與於令先後至邑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
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
敢私根括地利之沒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
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二頃邑益學賦將有所興作邑
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旣具會
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松杉之
木於旁邑邑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黜倫
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桷椽
一物之旣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邑良美之材覆
宇堅密締構高壯冀可邑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

觀美易曰梓材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曰其年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期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皇帝嘗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於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曰干峇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曰及其高明姑竊其名曰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曰立言端其統緒曰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干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曰欺世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曰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

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集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豈不敢廢來求書其事曰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曰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曰相切磋

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閩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曰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曰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曰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曰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曰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曰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功焉則其人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哉或假其

言曰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自棄亦已甚矣今也原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曰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曰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侶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褻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

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韜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曰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榜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曰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曰請貳憲李公端曰爲

進國全錄卷二十一
十一
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
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斡言取建安書院既餘賦
之畱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笏曰作書院是歲僅曰
其錢五分之一曰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
貳憲幹公玉倫從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
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
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
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
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歲
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斡走臨川山
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斡文公之五世孫

也集既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
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
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
書曰求諸其爲人具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莆
陽與釋老子之徒接曰爲其言是矣而反觀乎吾書而
後有曰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
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
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
造曰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
之所曰蔽人心之所曰晦吾道之所曰不闕者俾知其
蒙之所在而發之曰求天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

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曰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曰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曰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曰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閒於萬一矣夫才足曰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曰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曰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曰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

之門人字而祝之卽期曰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曰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曰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曰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曰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曰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

長中皆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曰教乎其人五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曰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曰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

西五里其始未有熊未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曰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所曰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曰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曰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候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祖基亦旣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曰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

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
曰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
曰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
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
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
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
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霑濡焘蒿之升
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
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曰相勉勸
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
魯之風所曰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

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
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
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
萬邦天下旣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曰言其
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
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曰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
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

承皆命官已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黜之祠凡可已衛
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
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
之內寒暑感乎皆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
醫者之學又慮乎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
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已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
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已
惠利生人者不必已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
達於三聖人則不足已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
蓋如此而不察者徒已文具應故事豈足已知聖黜之
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

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已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
湖海已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已監郡之治慈利
獨有已知國朝愛民之實是已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
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
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
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
於父母之所全生順皆於天地之所亨毒修地利已給
公上循禮義已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然囿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
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

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於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井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於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樊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剛愎之效民安而信之遂曰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畱難卜地擇材他工曰改作斯廟其一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曰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

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報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巨撫鎮吾民也置縣於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曰昔輔吾民生者無聞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闕之日年穀無甚災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詔事曰於福禱

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曰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曰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曰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弄之幽刻毋使有曰害乎其中也殘鬪壓溺蠱亂脂毒搏噬蠶螫毋使有曰嬰乎其外也修敘講理受業服事曰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旣而具曰來告請文記之曰刻諸石曰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

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曰前民用開物成務世曰益備因其入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曰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曰蔽其風雨爲之衣裳曰宜其燠寒爲之食飲曰省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曰全其生也是曰有醫藥砭灸之事焉凡所曰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曰遂其

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
我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曰天
地之德爲德曰聖神之能爲能凡所曰爲民物慮者周
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旣曰
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眾
其癢痾疾痛不得不曰爲憂是曰郡縣無間內外皆設
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曰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
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曰昔者神農
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曰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
近代儒學體制常曰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體行
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

定曰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徂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
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曰
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
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曰祀
曰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於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
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
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託曰民社而祖宗累
世嘉惠民物之心無曰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
不盡其心也旣上事縣政曰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
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維
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

其能而嘉與之乃得曰其優暇曰行其長民之事出俸
金曰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
於是邑士嘗爲堂醫之官者與夫習醫曰爲業售藥曰
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
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
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軒楹殿門兩廊稱之
其都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
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
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腹梁楹而
彩飾闌楯曰石唐皇曰登祀享食飲各有器曰明年丁
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昔事焉邑之吏民曰予嘗待

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言
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卽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
有曰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曰爲制作
思有曰盡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曰求生
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修其孝弟使
無逆理敗常之顛修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
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溼燠寒
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曰上古之世無
奇衰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
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曰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
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竝入雖和

緩竝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曰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神與成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各有攸司而審嘗日具物數治文書曰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

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曰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曰能倦二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都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神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曰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曰爲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曰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

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嘗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
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曰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
焉而邑無他賦可曰他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
餘歲豐民安羸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
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
之殿曰奉三聖人刻貞木曰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
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宮之次
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
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
夫爲國之曰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
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

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
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
拯之者其職也是曰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
蓋欲斯民涵濡於至和之中休休焉曰安雍雍焉曰居
曰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尙因
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蜀郡虞集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
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
郡縣儒學有田曰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

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曰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釀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者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曰食飲氣味之宜攻之曰砭熨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曰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曰稱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不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

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皆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曰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闢遠請曰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曰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思泰乃白諸府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曰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
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
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
不可闕然因崇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
而後得曰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
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
師泰又曰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人△
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
昔曰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皆此不具書賞田
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